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里續集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錄舉人臣朱錫彤

東里續集卷十九

明　楊士奇　撰

跋

古樂府

古樂府元南昌鐵柱觀道士左克明德昭編起唐虞訖陳隋按曲分類為十卷其緣起具見題下虞文靖公為之序刻板今在南昌余家二冊得於太常寺丞謝靖貞凡吾家文籍得於故人朋友之遺者必謹著所自不敢

忽其出於貨致者不著也

歷代樂府詩辭

歷代樂府詩辭廬陵周巽亨編起擊壤訖李唐總詩一千二百餘首論其世次而以朱子所答鞏仲至之説為主兼取前輩論議亦間雜以已意廬陵舊有刻板然余未之得也此冊余容武昌時録於府學訓導晏彦文

風雅翼三集　三首

風雅翼者元會稽劉履坦之因昭明文選所録古詩重

加訂選其註釋一本朱子釋詩楚辭之例而自康衢擊壤之歌下自唐宋之作凡有風雅之遺者皆附焉前此選古詩莫之能過也余所藏録本友人張從善手筆從善名登大同人從其父戍武昌操行堅確篤學不懈手録書至富余客武昌時相與往還甚厚丙子冬余歸廬陵以余重此編贈以識別余家又有從善手録楊孟載詩百餘篇字畫端整吉水劉日升借去卒於不歸夫非其人而輒假之以書視日升可以為戒

右風雅翼一部四册余初客武昌得風雅翼録本後来京師始知有刻板在上虞是時士大夫求之寖多余亦凡得十數本而皆為親友持去最後得此本於前禮部侍郎劉翼南翼南坦之從子始余得刻本字畫完好如新裁十餘年已漸昏缺如此固由乎求之者之多歟

右風雅翼一部四册永樂丁酉郭公緒自浙江来京以見贈者雖頗有脫板然比近得者文字差明白

録陶詩

前三十年書肆所售陶集皆止於詩余家一冊洪武巳巳冬初至武昌録於吾郡李明達詩之後有文并附録及具載先儒評論於各篇之下盖舊本也甚愛重之無幾友人朱正民從余借讀未及歸朱出爲松江廵檢李亦往宣城以卒朱後坐事謫戍遼東嘗因使便寓書正民期以完璧歸我然私竊自計人淪於憂患狼狽有不能自保其身而暇保此哉而猶云云者徒以其心不能忘耳更數歳書坊板行此本余既市而得之永樂丙戌

余在京師正民以能醫徵至相見勞苦外即出此詩歸我曰故人不相負也完整如新余方歎正民信義於今不可多得正民戲余曰即使淵明身在人猶不知貴之矧其言乎余無以應也退朝之暇時展誦數篇或正其差誤明年正民隨詔使度海諭西南諸番國道卒不返每一啟閱不勝故人之情范益謙云凡借人物不可損壞不還況於書籍如正民真不愧古人哉故備志之以示来者

謝玄暉詩

右謝玄暉詩五十一首余家舊有謝集相姪持去失之往往求借於士大夫閒不可得一日家居無事徐記憶而筆之僅得此耳葢衰老廢忘舊學大率類是可歎也

錄陰何詩

余數錄陰何詩皆為學者持去在京師得此本於道官袁止安雖少陵愛何太白似陰然學者寧求之李杜可也

古詩雜鈔

右古詩雜鈔者梁隋初唐諸家之詩文苑英華所載而余館武昌時學子之所録也余蚤歲旣艱於得書故有所遇輙録之如此是已

讀杜詩愚得二集 二首

讀杜詩愚得紹興單復元陽著凡十八卷余家所録總七冊昔之註杜詩者多矣而簡直明白得古詩人之意者惟此為優虞道園嘗註杜律詩百餘篇最為簡明此

豈本諸道園者乎元陽清修好古洪武初為漢陽湖官其註此詩未嘗示人武昌丁鶴年好論詩與之厚僅得一再見之單卒其子不振鶴年從求其槀已不存後數年始物色得之漢川民家已失其後二卷又十餘年求得於景陵士人遂為全書余客武昌與鶴年往還出此書示余及張從善使録之

右杜詩六冊外目録一冊初余與張從善得丁鶴年先生所藏單元陽讀杜詩愚得本鈔録而慮其索之急也

則取書坊刻本就其空紙録焉異工省易完耳皆從善親録之從善後既重録遂以此本授余録余亦已重録然此故人手筆不敢棄也謹識而藏之

李詩

右唐李翰林詩一部五冊元蕭士贇因楊齊賢所註而損益之者也學詩者必求諸李杜譬觀山必於嵩華觀水必於河海者焉此編辨偽詩而列於各卷之末甚善然亦有過者蓋世之選李杜者范德機為精云

李長吉詩

洪武戊寅冬余自淘金歸邑中過深湖值雨憩道傍田舍有學館教者延余坐童子從傍誦長吉夢天詩其句及字音多誤余私告教者正之應曰吾受之吾師如此意若不懌然者頃之入告其主人主人出不復問余所從來揖余曰子柰何非吾師余笑而不應童子益朗誦不休余厭聞欲起避之而雨不止既久余告主人曰讀此汝無所用曷如讀雜字書得用也曰然曰吾以雜字

與汝易此何如曰可遂以鈔一貫納主人曰此此可得雜字十數部主人喜即命童子以此本納余始問余所從来呼婦取豉湯蕎麥餅為禮雨止送余出門甚恭獨教者於余言終不能平夫於已不明妄自尊重為師以誤人及聞善言拒之不從而又有憾焉與欲教其子不知擇師徒費而無益如余所遇者皆不可也因記始得此詩又以寓戒云

唐音

余讀唐音間取須溪所評王孟韋諸家之說附之此編所選可謂精矣近聞仲熙行僉在北京錄唐詩甚富用之讀之快意而頗致憾此編以為太畧其所錄余未及見然余意苟有志學唐者能專意於此足以資益又何必多也

唐三百家絶句

右唐三百家絶句刻板在北京國子監此編永樂十四年仲熙扈從還以見贈者唐詩如楊伯謙所選可矣如

此集所謂雖多亦奚以為

唐詩雜錄

右唐詩昔余在武昌蔣立恭携文苑英華殘編一冊見過遂令童子錄之題曰雜錄謂其不純也

擊壤集

擊壤集二十卷宋邵康節先生著吾家二冊得之給事中四明吳福朱子曰康節之學骨髓在皇極經世書其花草是詩蓋學者能涵泳於此不厭亦可以明淨胸次

以為受道之地也

文信公詩

文信公詩一冊新刻板在南昌永樂戊戌夏余得之歐陽允和公之詩傳於世者多矣此編所存甚少而附載申齋之傳於後使讀者知公之平生不為無助其併刻後人贊公之文者豈以其有重於公乎而又刻王毘翁生祭公文豈亦以為公之死國不無激於毘翁乎吾少時及見鄉人長老說公被執後防監甚嚴至南安入舟

拘縶不復得登岸此文終不及見然則公之大忠炳炳烈烈震耀天地者果與於人乎故取揭文安公所題愕翁吾汶稾附於生祭文之顛以袪無識者之蔽

黃殷士詩

右黃殷士詩臨川有刻板王時彥學士省親還見惠此編殷士元翰林待制國亡死節史有傳傳稱善屬文尤長於詩蓋詩尤長於樂府云

傅與礪詩一集 二首

右傅與礪詩二冊得於翰林庶吉士習侃傳文白先生范公之徒而虞揭皆重之其官位不顯史亦無名獨賴此詩以傳耳

傅詩工緻而古體出選近體往往出盛唐故可傳也

唐律詩

右唐詩十卷皆近體七言越人宋洵所編余得之章尚文郎中近體固盛於唐然洵識下非知詩者此編可見已

錄楊伯謙樂府

楊伯謙名士弘其先襄城人後官臨江遂家焉父兄皆武職伯謙始讀書為儒工於詩又工樂府嘗選唐音前此選唐者皆不及也虞道園為之序而所與交游講論詩學者傅若金辛敬萬石聵達練高周禎劉永之之徒皆有詩名伯謙嘗為漣水教官有詩集刻焉余昔得之以遺本之此樂府四十九首吾友吳中楊仲舉手錄而近得之曹巽成也

杜詩類編

永樂庚子冬士奇侍從來北京獨馳一騎行李書冊不得將及至北京日益暇苦無書可閱雖素交厚如顧巷祭酒素巷庶子有書不得借武昌鄧存誠時寓京師數見過輟其所藏分余者凡十數種此其一也且大字便老眼可愛

王子啓詩

右鄉先生王子啓詩先生平生詩甚富皆不存此特其

長江萬里稟耳先生名佑洪武初舉教官時偕天下士
試吏部中選者十有八人先生與同郡胡子祺劉原實
丁子堅皆與焉皆除監察御史是日就臺中賜宴先生
操執剛正風裁整肅數論事及糾劾百寮無所顧避太
祖皇帝嘉之時初平廣西擢廣西按察僉事後改四川
崇慶知州既罷歸縣大夫請為學訓導歲餘卒其持身
之嚴自少至老如一日治國事如家事必誠必盡性疾
惡嘗曰育嘉穀者必拔稂莠故在官持法不少貸所至

去淫祠為人修潔凝重小人望見之率畏縮引避喜接引後學雖臨之以莊而詞氣温裕無不樂親之每戒學者必務正學為正人海桑陳先生嘗曰今世士大夫有壁立千仞如王子啟者少矣又曰子啟真不負所學然無子莫為主祀故著述多散落雖賴蕭氏刻此集以傳而其得意者亦無幾其學者今獨用之在知其平生為悉常云欲為作傳未就也余少以姻家子往来親炙之見愛甚厚故因得此詩輙述其槩以附于卷末

錄余青陽詩

右余青陽先生詩而蒙亭詩附其後余先生名闕字廷心元末守安慶死節謚忠宣少讀書青陽山中故學者稱之蒙亭者安慶吳去疾之別號吳學於青陽嘗為吾泰和州守其詩未有刻板青陽集有刻板在南昌及安慶而南昌板已久廢余此冊得之鄒侍講仲熙視刻板頗多數詩

楊廉夫樂府

楊廉夫樂府一冊余録於江夏雷貫道夫廉夫吳人名維禎號鐵崖道人元李黼榜進士博學高才然不矜細行故仕不顯其文學行義具見其門人國子助教貝瓊所著鐵崖先生傳

望雲集

望雲集者淮南郭奎子章之詩也子章與汪朝宗吳去疾同師余忠宣公闕皆有詩名此集得之巢縣丞周仲舉蓋巢有刻板

高季迪缶鳴集二集　二首

右高季迪缶鳴集建寧知府苪麟刻之郡齋惜其謬誤頗多未嘗校正金華胡仲子嘗為作序又不知以冠篇首蓋出一時卒爾之為苪來京時以此冊見遺苪閙余言甚喜將歸成之未行而遽卒亦可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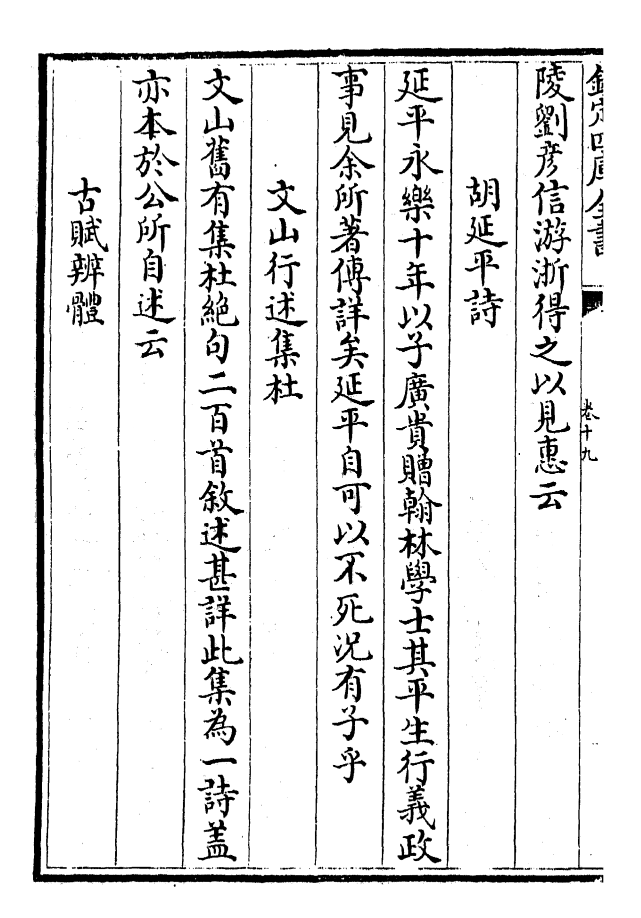
右高季迪近體詩余舊錄於陸伯陽季迪近體五言律勝其古體則樂府及擬古勝為文長於敘事洪武初預修元史除户部侍郎遂罷歸後坐事卒於京師

姑蘇雜詠

右姑蘇雜詠一冊前史官高啟季迪譔刻板在毘陵王達善學士以見贈者其詩備諸體每一披誦恍然如親游闤闠故墟歷覽陳跡興懷古人可感可慕不自知其慨歎之至矣

楊孟載詩

楊孟載名基吳人工詩與高季迪王止仲徐幼文為文字交孟載洪武初嘗為山西按察僉事此詩其手筆廬



陵劉彥信游浙得之以見惠云

胡延平詩

延平永樂十年以子廣貴贈翰林學士其平生行義政事見余所著傳詳矣延平自可以不死況有子乎

文山行述集杜

文山舊有集杜絕句二百首敘述甚詳此集為一詩蓋亦本於公所自述云

古賦辨體

右古賦辨體一冊元進士廣信祝堯所輯余得之兵部金尚書學賦者必考於此而後體製不謬

王竹亭

竹亭先生於詩古體用志魏晉以上近體不肯出中唐下此集蓋先生没後惟據舊稿未嘗選擇而草草編刻者舊稿頗闕多遺失凡先生平生所自謂得意者余少時嘗鈔録數十篇其後失之今見於此集者亦無幾甚可惜也

常建詩

唐常建長安人玄宗時進士授盱眙尉世傳其詩集一卷今已罕見余客武昌時一日同陸伯陽造吳孟勤先生時先生初得此詩以示余兩人伯陽戲曰老師無所用此宜以惠教後生先生可之余曰以教後生則僕當得蓋余少伯陽七歲先生笑指門外汲井者曰二賢請賦此先就者持去余詩先就曰皎潔如明鏡銅瓶下愈深妝成不照影應恐墜金簪遂揖而取之三人相視大

笑伯陽遂不復賦謂余曰宜録一本納我以謝不悌既歸即録送伯陽伯陽取謝玄暉詩見報謝詩亦今所罕見者後相姪持去失之此詩余得之二十餘年伯陽去世十有三年吳先生捐館亦十年矣每一披閱追思當時游從之樂未嘗不歎息而怊悵也

宛陵集

右宋都官員外郎宣城梅堯臣聖俞宛陵集六十卷今宣城太守袁旭所重刻也何為刻之表先賢以儀後進

者太守職也始宣城郡政久弛袁君至單志竭慮雜姦滌穢朞歲之間横民以戢良民以安修舉學政爰興教化表章先賢風厲多士於是修都官之墳率學諸生行展謁之禮而詢求其文蓋郡人莫或知者及訪都官之後始得此編遂刻以傳聖俞當仁宗朝與韓范富歐諸公游聖俞詩名特盛於時最初王文康公𥌓覽之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而見知歐公尤深相與尤密時蓋有儗歐梅於韓孟者非宣城山川靈秀之所鍾歟今天下

學士君子皆知聖俞為宣之傑出顧宣之人有不能知此表君之心所不容已也聖俞平生所著又有唐載廿六卷詩小傳廿卷注孫子十三篇又嘗編修唐書此亦後来宣之人所當知者因并及之

五倫詩

右五倫詩一冊松江沈翼之所編翼之二子度為翰林侍講學士粲為侍讀刻此以傳其用意甚厚惜其遺逸尚多而擇之未精耳

楊和吉詩集附蕭徳輿故宫遺録

余生十餘歳讀劉雲章先生和楊和吉灤京百詠詩思見和吉之作不可得今年在北京康蜴孟嘉館授文明門得此詩於其徒又有和吉西雲小草野人雜録悟非小橐通為一集而附蕭德輿故宫遺録在後皆勝國遺事可以資覽閲備鑒戒和吉名允孚吾家澁塘之族嘗以布衣客燕都往来兩京德輿名詢亦吉水人洪武初為工部主事嘗隨中山武寧王治元故宫為親王府故

皆能悉之

張日昭族譜序後

吾邑張日昭来京師持乃父宗震翁所為張氏族譜示余求余識一言宗震翁端雅和厚孝友行於家庭忠信重於鄉閭以書詩率子姓以醫之術濟利于邑人盖邑之人無有不德宗震翁者余知之素矣余又數見先生學士作為文章載張氏上世之事謂在宋之時已有用進士顯者其後子孫相沿襲為儒醫皆有隱德盖又知其

世矣甞竊以為今世之人族姓蕃衍遂不昧其尊卑親疎相視敦睦敬愛猶有古人宗法之意者繇其譜牒之立也然觀於譜牒者又必求其子若孫之能稱乎先人與否以為榮辱焉此非謂其貴富禄位謂其孝友忠信廉潔之道可以繼之耳故譜牒雖以考本源辨親疎為義而昭先德警後裔之意亦具矣宗震翁為此譜其意固將以警後之人哉夫積之於先必徵之於後宗震翁之不墜其世若此斯其積於先者之徵矣而宗震翁又

繼繼積之則徵於後者豈少哉宗震翁固將以警之也然則由日昭兄弟而下尚益思所以善繼之道

書郭彥常墓志銘後

彥常沒之十有三年其配蕭氏亦卒又二年其子公緒得吉卜於大泒嶺之原改葬其父遂奉其母祔初同里蕭仲謙甫之子諱繼柔靜貞惠始彥常子子孤立簡求賢配遂聘焉年十九歸郭氏力佐夫植其家而處族姻和上下辨內外皆當其宜夫亡持其家一如夫之未亡

也公緒自陜西僉憲改浙江迎母就養公緒操行廉潔雖貴而貧母甚安之常市一幣為母製衣既成而疏薄不稱公緒意將圖改製焉母聞之歎曰為子乃不知母乎吾為女從政不忝君命不辱父教足矣衣食豈吾志乎且為國家任風紀之重而顧以衣食樂其親乎言未畢流涕泣然公緒跪謝不敢圖改製乃已於乎賢哉母也其卒以永樂戊戌六月九日距其生葢六十年葬已公緒既刻余所銘其父之文于墓今年起復來京師改

僉憲廣西將行拜余泣曰惟先母之德實配先父惟執事哀憫而光昭之俾並傳焉庶幾先母為不沒也余與彥常皆微時深友知其外內之德為詳故不敢辭而為載其大槩於其父之銘之左方以示其後人

題贈馮寅賓詩卷後

馮寅賓先生吉之永新人馮世儒者以春秋名家元初魯山先生二子長奬翁次翼翁皆擅經學稱三馮二翁皆舉進士翼翁官至撫州知州寅賓先生撫州之子少

侍父宦遊於外博學負髙才俠氣甞有志武事視時無足當其意者故卒齟齬不合元季寇亂起宄渠竊據者初欲屈致之先生義不汙賊將生縶之遂遠引去至姻戚遭其毒害終不顧國朝混一宇内遂放情山水間與廬陵劉仙客泰和楊自立羅子理鄧崇志為文字交寅賓先生文章竒古峭厲不作尋常語書宗鍾王清勁無一點俗氣洪武七年卒於泰和遂葬焉先叔祖武山公夫人寅賓先生女兒余幼時以姻家子屢親炙焉故頗

知先生大槩今其子紹宗寄此卷屬志一言瞻睹遺像豈勝思念又念世之知寅賔先生者加少故書余所知者復之俾以示其後人云

艾氏譜後

家之有譜猶國有史貴紀實也史而不實則誣故良史不知者必闕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以見古人慎重之意譜者記吾宗本原之所自支派之所分尤當慎重者也儒先君子之為譜莫善於歐陽文忠公歐譜闕其

七世蓋紀實也今覯永豐艾氏譜一出紀實永豐歐鄉也非有得於文忠而然哉譜有方春惟慶方直自序述其先為詳嘗見鄉先生劉申齋為文贈方直且極道方春之學之德固艾氏之先多賢也吾仕兩京於晉府長史少岳給事中廣有往還之雅二君皆有才行而廣起家進士艾氏之賢尚有繼也因覽斯譜遂題其端云

至善齋說後

錢唐朱子澂以至善名齋而郡人李煜為之說善者人

得於天以生之理也惟聖人能全之衆人蔽焉而不能全故經傳所載聖賢所訓皆勉人明之復之其造乎至善者盖能復而全之能復而全者可以事天不能復者不可以為君子故君子之學必求造乎是焉子澂其志於君子之學者歟子澂不作數十年其子暉寶藏暟之文間出以求余題至善之旨具諸方冊至明且備即而求之足矣而又奚待後来者之置喙也

竹林清隱記後

先師海桑先生以易書詩教授學者從之者甚衆而求文者亦衆然文未嘗苟予予者未嘗苟許可而啟道誘掖之意恒若不及春秋八十餘施教不倦是時邑中老師宿儒多在而先生齒德文學皆尊仲敬於先生同里授徒之服蓋未嘗一日不造詣侍教蓋先生為此文時年七十有七後五年仲敬舉孝廉得荔波縣丞先生作詩送之蓋明年先生捐館其孜賀縣丞先生不及見已仲敬字一敬平生與先生之孫孟省及余最交厚今獨

余在覽此文不勝感愴先生沒今五十年仲敬沒二十有七年其子常州府學訓導永寳藏先人手澤皆完好如新而先生平生著述滿家諸孫不能什襲今無一筆存者人賢否不齊念之益重感愴也用敬識于下以歸永

王氏族譜序後

前翰林學士解公序吉水王氏族譜王氏之孫文孚以示予屬識一言解王世婚姻家故述其先世特詳王之

先自金陵徙吉水宋元皆著科目葢詩書行義代不乏續表表故家也大抵富有不足以擅名家擅名家者必其詩書行義有肇於前有紹於後足以重州閭光簡冊而後名故家為無忝故王之先世雖常積累千金然所以名故家初不係此世之汲汲於千倉萬箱之儲以圖大其家而所行或畔於德義卒之淪陷僇辱身將弗保況家乎詩曰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王氏所從来者異矣文子比歲發廪以助邑大夫濟民於饑歲事聞朝廷遣

使齋璽書勞之旌為義民王氏有後亦他之為故家者所鮮儷也解序所載克開者蓋與吾家時英府君同中開禧三年鄉舉楊王亦通家也故為識于序後以歸之

胡剛簡考功歷後

士大夫以道事君責難陳善身不暇恤其暇恤名哉剛簡公以忠遭竄斥至追毀其出身以来文字陋哉小人之為也公身歿而名譽彰天下公義不可掩後之覬為小人者可以鑒矣

高氏白雲山舍詩文後

右高氏白雲山舍詩文自虞道園至蘇伯脩十又一人雖有崇庳隱顯之殊然皆當時重望偉人蓋高氏家寶也亦可以考見高之賢後歷兵變高之子孫不能守而淪落異姓近歸番陽儒者戴其重裝為卷雖勝代故物而完整如新不遂見棄於庸夫俗子泯滅於煨燼不幸中有至幸存焉戴之寶此豈獨重其文要在其人重其人而考其行之善者以圖跂及焉君子之事也永出見

示故識于後以歸之

題董以中傳後

沈志行著董以中傳述以中深於醫且德其愈毋之疾而又悉其素行先儒謂病卧於床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然今之業醫非庸者盖千百之十一志行得以中非求之審而擇之精歟可謂孝已語云無恒者不可以作巫醫恒者貞而不已之謂以中素行如此宜其術之精而效之著也俞叔銘吳純伯皆於以中有始終之道

亦足以見其取友之端矣志行於此傳又屬學士君子題識以傳吾聞以中嘗言不求知乎今然則志行之為安知不見哂於以中乎

贈醫士蔣萬祥卷後

右武昌諸士友所為長史掾陳希遠贈醫士蔣萬祥詩文一卷余來是邦主蔣氏久而知之深其業藉數世之舊久而益精其心恒急人之急唯恐有未至庶幾古所稱醫師之良者而今之世有求乎人也始則敬愛如子

弟之於父兄既得之漠然同於行道之人者比比皆然希遠德蒖祥起其妻之疾能不忘而力於報其報又非徒尋常俗薄之為必求斯文經久之託其亦異乎人人者哉於予困而不恤非仁者之心受而不報非義者之行蒖祥既用其仁希遠又篤其義斯文真不忝哉

跋扈從詩與鴉姪

右數詩去歲十月扈從車駕輞邊出居庸關至宣府往還道中所作時天氣甚暖常歲所無緣邊禾黍皆熟收

穫已竟所遇咸有真趣獨經坦行兄謫所追惟感愴情不能已爾坦行予壻故録示觀之

重録送鵰詩跋尾

永樂壬辰之冬十一月為此詩與鵰別今廿有九年矣鵰近輯余所與之詩為卷寄北京乞題於後而此三詩不在盖初歸時其父讀之哭慟不已或者恐傷其父之心也故藏之而自是不復見也其父没今七年余年亦七十有六顧其兄弟叔姪相親相輔之意雖老猶切也

故重書此三詩於後以歸之旅艮可以共觀也正統五年六月十八日燈下草草寫

遠齋記後

右元程文憲公鉅夫自作遠齋記歲寒亭詩序及四雪詩吳文正公澂為文憲作晉錫堂記今文憲之孫南雲重書之屬志歲月于後將刻石以傳蓋至元二十三年文憲自行御史臺奉詔求遺逸江南明年以趙文敏公孟頫二十餘人入見皆見奬用時文正雖至不仕而去

文憲猶力言其所著書可以教國子傳天下詔遣官繕錄以進文憲時拜集賢直學士遠齋記蓋作於是歲大德四年拜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居武昌時冬作歲寒亭七年湖北代歸居盱明年築室於麻源第三谷又明年作晉錫堂文正所為作記者也文正丞與公同游徽菴程先生之門公嘗題文正所居曰草廬蓋相知最深云元有天下將百年東南士君子以聖賢之學渾厚正大之文登清要踐通顯者自文憲公始其事業具載

國史而所薦引如文正文敏而下知名尤多君子事上莫大薦賢文憲之功盛矣哉南雲公之五世孫歷事三朝今為吏部稽勳郎中兼翰林侍書日在天子左右退而惓惓於先世如此又有以覩君子之澤矣

夢存詩序後

讀翰林修撰梁公所作劉選舉善夢存詩序蓋知選必能勉於善也夫夢之所行即心之所存心不忘乎親必能敬其身身者親之遺也吾與選同里與其父文復往

還文復孝友樂善親賢重義勉其子學問尤力選為邑庠生以能書舉在京師數年誨飭之牘未嘗旬浹不至也愛選如此選安得不勉哉雖選蚤喪母繼母姚愛育選踰於所生選亦克善事惟謹此皆文復躬之刑於家者乎蘇文忠公有言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吾故於選云然

書王修撰送行序後

吾邑尹子源涉獵書史知理道以才舉令得福清河泊

官翰林王修撰行儉在北京贈此序重同邑之義也之
兩人者皆與余久別余為之鍾情雖子源今得蹔見而
又將有數千里之別再見未知何日於情益當如何哉
雖然離別常事士之仕也在慎所操以忠所事此子源
今日之當務子是行必勉之也子之才詎止乎是然行
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惟力乎已者以待之耳庸書此
於行儉之文之次為贈蓋亦友人之義也

書東郭草亭宴集詩後

北京山川之嘉麗園池亭榭游玩之勝甲於四方城内外貴家富室高甍大棟相聯屬華筵盛集觴豆之珍嬌豔歌舞之娱惟日不足然所相與同樂莫非志騖乎外者苟志適乎内有所弗屑矣鴻臚卿大興楊君思敬每歲季春之望必置酒會文儒於東郭之草亭自正統改元之歲至今已未凡會者三與於斯者皆文學之名流極觴詠之雅致賔主洽歡適乎内而遺乎外京師若斯會者殆千百之十一見也非由鴻臚之難遇乎三四年

閒盍簪諸君子已有存没離合之不齊蓋亦嘉賓之難同也嗟乎蘭亭已矣後世所慕之者以文字存焉此東郭之集諸君子不容於無作也已未之集余以南歸不及與鴻臚閒出其詩若文屬余題因附氏於末云是歲六月三日

周氏世直堂後

國家之所恃與士君子之所以自立者正義直道耳不可一日忽忘者也凡世所謂故家者亦以其有作之於

先又數有繼之於後而豈富貴之謂哉周氏之先偉矣
尚在其後之人引之勿替

東里續集卷十九

東里續集卷二十

明　楊士奇　撰

跋

衛生寳鑑

東垣李氏之徒羅謙甫輯衛生寳鑑廿四卷内藥誤三卷名方十七卷藥象一卷醫驗三卷末附補遺一卷論傷寒中暑則後人所述此書精粹明備家不可以闕者吳中陳有戒寄惠此本故識而藏之

用藥真珠囊詩

澹菴楊公志仁君子也其事上以周孔之道而愛民為心嘗坐累訟繫閒暇無所用意則著此書蓋甚有益學者昔文王演易羑里陸宣公謫居著方書聖賢處憂患未嘗忘及人皆同此心吾觀此書益重居位食祿之愧

拔萃方

右拔萃方十九卷自鍼經節要至雜方通十九類元杜思敬集潔古東垣一派傳授以成此編君子論潔古醫

家之王道謂扶護元氣為要也此編固在所重哉吾家市於書肆析為四冊云

小兒醫方一集 二首

此書專為小兒醫設凡四卷首卷陳氏痘疹方論後三卷皆錢氏藥證吾所得者盖斷簡錢氏之說具存陳氏所述但存目錄耳遂求諸醫家錄補于後然嘗見朱丹溪格致餘論極言二家得失盖謂錢氏之書備源流經絡明表裏虛實陳其活法使人觸類長之可為無窮之

用陳氏多用燥熱間有偶中之效不思一偏之失故著論以為世戒吾既得此書遂附載朱說以告慈幼者錢陳皆治小兒錢氏不持議論而用藥至當陳氏論議雖好而用藥多誤人此編閻氏論治傷寒醫家所不取用藥者皆當知之

湯液本草二集 二首

此本比後錄於盛御醫者脫誤多矣宜對過增入亦有此本有之而盛本無之者皆當參對

此本錄於盛御醫勝於舊所錄者多矣然二本互有詳畧皆當參對增入舊錄本有丹溪本草衍義補遺宜錄於此此本雖無丹溪補遺然各條下間引丹溪之論又補遺中所未載者

東垣内外傷辨

右東垣内外傷辨蘇州有刻板王守真得之以見惠者

韓明善序云其說本内經而補仲景之缺蓋為醫者於究素問難經及越人長沙諸家之書之餘宜必考於此

東垣用藥真珠囊

古之良醫師審病之源明藥之用故臨病制方百發百中後世淺陋之醫二者皆不能通如之何其有濟也此書嘉惠後人其功博矣刻板在蘇州余亦得之守真御史

東垣試效方

余患後疾歴數年更五六醫皆不效而愈劇最後求治於蔣院判用文遂予秦艽白朮圓未竟一劑頓愈既而

併授此方曰此東垣試效方中所出也又從俞嘉言求得此書用之頗通醫理見余此書甚喜以試無不效者蓋得其論議之精故也世之庸醫不能究病之源不知醫之理守古方而不適愈差而愈遠夫豈無所自哉

朱氏三書

右格致餘論局方發揮丹溪醫按三書皆金華朱震亨彥脩著彥脩儒者同郡許益之高弟有窮理之功於醫得傳授之正故所論極精所治多奇效其書近惟兩浙

為醫者多用之然率祕之永樂乙未東宮殿下命刋印以賜中外廣仁恩也余時侍經幄最初得賜云

醫書

右醫書二冊有外科濟陰勞損胎産驚風瘡疹急救諸科胎産方屢試之屢效急救尤為切用遠鄉僻地猝然有急患不得醫藥誠得此亦可少濟也刻板在朝天宫

袖珍方

袖珍方四冊余初至京師時得之鄧尚忠長史分門別

類古方無所不有茍不明陰陽表裏虛實不諳脉証而
惟執此則非徒無益固將有失焉覽者不可以易也

三元延壽書

右三元延壽書朝天宮有刻板其間論清心寡欲飲食
避忌之類皆民生日用不可無者吾得之劉淵然云

外科雜方

右外科雜方録於宗豫學士云皆經驗者後有從余録
之以試亦往往有驗

外科精要

吾家舊有江陵十書內外科精義及此書於論外科之理及揭示治法至精且備不可忽也

秘傳証治類方

此冊及証治要訣皆得之御史陳嶷陳云戴原禮所輯雖未有考然論証集方秩秩具有條理

五運時行證治錄

番昜胡秉常閑暇過余相與論五運時行受病脉證治

法厥有造詣他日特書見遺故志而藏之

眼科源流一集一首

吾少時目覩孟堅兄以醫眼往來龍泉萬安二邑皆神其術迎致無虛月嘗問其所從授葢此書也且語余云亦在熟之而已近得之因識其説

近時醫家書刻板多廢往往出於庸人孺子之所抄錄其謬誤不可勝言殊可慨也

衛生易簡方

此方禮部尚書胡源潔所輯於醫家所用靡或不備仁民之心可謂溥矣夫醫必究素難長沙諸書為本而參之近代潔古東垣丹溪之論雖不中不遠此編極多良方如不識病源不明藥性未可輕用

海底眼

右王麃易卦海底眼附以何侁四言獨步專用五行盛衰生尅制化論事之吉凶休咎頗為有理視世俗雜以神煞論者遠矣

書法正宗

右書法正宗一冊士奇少時舅氏白水縣丞陳孔立先生出以見教者也先生教人學書必謹法度曰不精真楷不可以趨行草然先生為人卓犖不羈脩然繩檢之外平生未嘗作楷書而行書特佳士奇嘗以質焉先生笑曰汝但為魯男子不用說柳下惠也雖一時戲言要之至理不外是也謾志於此

書法三昧

書法三昧余初録於陸伴讀既以與諸姪此本重録於朱舍人家余少未嘗學書及與陸往還得盡窺其家所蓄書法甚富陸與余厚又為余言其意頗悉也余雖知之嘗習之而訖於無成東坡云内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非余之病乎曾南豐論羲之書亦精力所致非天成也葢凡藝雖有法非熟之則不精獨書學哉陸名閭字伯陽高郵人朱名古字季寧崐山人皆有能書名

宋劉次莊法帖釋文

右宋劉次莊法帖釋文附以陳與義刋誤余初録於武昌尹千户益童子所寫草草來京師重録之尹名昇余客武昌時已七十餘致仕閒居與余厚其為人慷慨豁達有俠氣好草書明四聲等字之學自著書已板行喜賔客尤喜接儒者所居直黄鶴樓之北面大别山江漢會其前鸚鵡洲帶其左治隙地數十畝為園池作小亭其中雜植四時花卉爛然不絶而山川陰晴朝莫之景

出於亭下者一望可數百里實據武昌勝處亭中嘉客無虛日余亦數日輒一往醉其間然自余去武昌尹亦往雷州以卒其地遂廢因謾識此併及其人云

法書考

元盛熙明作法書考八卷首卷評品古書二卷述創字源流亦間及作字之法三卷至七卷皆論書法末卷附印章虞揭歐陽皆為之序學書者資於此亦庶幾可以有得余錄於中書舍人南昌陳古訓

書史會要

書史會要松江陶九成編葢鈔錄史傳及百家雜記所藏善書之人而為之者也其書無足取至纂述近事尤謬獨書法一卷稍便初學耳此編廬陵王守真松江還以見遺者

碑目

中書舍人陳登思孝好聚古今石刻徧求博訪志其所出之處以成此編余與用之皆錄一本按此而索之亦

屢有得惜乎其未能悉也

玉篇

玉篇一冊考其圖書云周陽侯世家葢吾族兄孟堅之書余得之賓嶽弟賓嶽得之蕭子英子英孟堅內弟也孟堅多蓄書既死無子故遺書無為保藏悉散落不存嘗誦劉長卿生子詩且免琴書與別人之句竊以為無後者之慨然今世儒之家子孫不肖往往取先人書籍及所為文章博易所好甚者用易酒食視棄之如棄土

苴以陷於不孝而為人所僇笑者吾見之多矣如此亦何貴乎其有後哉

廣韻

廣韻一冊洪武庚午余市之其直五百文既為友人持去後十年復市之其直亦然凡今生民日用之物歷十年之久率增直十數倍獨書無所增豈售書者其操心獨廉哉抑好而求之者寡雖欲增而不能耶

北谿字義

此書陳北谿先生著先生名淳字安卿朱文公高弟也近劉伯墳貟外自閩歸惠余二本遂以一寄稷子益聖賢教人必先明理理明而後在我者有所持循而行之不差此編皆理之大而要者初學誠能熟復深究則本源端正無復有疑於其所行矣

韻會

歐陽永和在閩中寄惠此書凡五冊於讀書為文其助益多矣王介甫云人閑暇不若看韻書其有以哉

洪武正韻

洪武正韻我太祖皇帝命儒臣刊定之書一洗江左以來千載拘僻之陋而復諸古盛哉刻板在太學吾家所有總四冊

五音集韻

右五音集韻三冊禮部侍郎高容儀公所惠此書出北方學者不獨於音韻易正亦可以多識字

漢雋

漢雋十卷天台林鉞著雋以喻其味也刻本在象山縣學余得之左司直郎王子沂

翰林要訣

真書非古鍾王以後上下率用之然亦有法昧者不能造其至陳繹曾述此所謂法也得其法苟非積功之熟亦徒然已曾子固言羲之所能亦精力自致非天成也一藝之學猶必知行兩盡況從事古聖賢之學者哉吾得此編不欲閟故識此語以示來學

文選雙字

宋蘇易簡為此編易簡一代名人而用志於此荆公選唐百家詩已而嘆曰費日力於此益愧辭云况此編哉史志靜得此以見示其之南京也恐累行李遂留於余家

蘭亭樂毅二體二首

此蘭亭石刻在蜀或云義門鄭楷所刻余得之姑蘇劉紹益趙松雪所臨者古人行書惟羲之此帖第一然學

書者必工楷而後可以及行而松雪所臨羲之楷書又樂毅第一故附此於後

右蘭亭刻板在蜀或云蜀府伴讀浦江鄭楷家所刻余得之行人劉紹蓋趙松雪所臨者視北京臨本筆氣微勝又得北京樂毅帖於錢習禮檢討亦松雪臨者頗佳遂附於後云

絳帖

此帖得之定國徐公宜珍襲之

不完絳帖

右不完絳帖數紙洪武庚午在武昌旅邸得於隣舍弊篋中紙墨已甚昏爛不忍棄也表爲一卷視泉汝益遠過之

陰符經

陰符此刻在蜀府余得於本之書法清婉遒麗本之云相傳爲虞永興書余以爲宋人書豈蔡忠惠之筆乎當求識者而質之

元瑞鶴記

右瑞鶴記元吳文正公撰虞文靖公書泰定二年所刻今在北京余得之謝靖直寺丞吳公此文甚佳而虞公之書温麗典則亦足以師表後進也

漢廬江太守范君碑

此碑得之大理寺丞孫時未有碑額其前後及下皆缺姓氏名字紀年皆不見陳思孝云漢廬江太守范式碑也然碑云為侍御史兾州刺史亦皆不見於史傳或者

史之略也碑在今濟寧州學斷裂多矣夾漈鄭漁仲定為蔡邕書漢碑至今雖斷裂訛缺其僅有者無不佳如此碑尤為難得也

漢修孔子廟器碑陰

右漢韓勑修孔子廟器碑陰具載修廟人出錢之數不盡者又載於碑之兩側出錢或二百三百或五百有至於三千者而不以所出多寡為先後亦見古人所重不在乎是也

漢郎中鄭固碑

右漢郎中鄭君碑君諱固字伯堅此碑今在濟寧學中余得之給事中趙惟恭此碑前後無年月其中云延熹元年拜某官又云年四十二則知為桓靈時所建也但文字磨滅特甚歐陽公集古録跋尾猶載其中數語今多漫滅不見也

漢司隷校尉忠惠魯君碑

右漢司隷校尉忠惠魯君碑君諱峻字仲嚴忠惠其謚

也碑在今濟寧州學鄭夾漈定為蔡邕書碑已斷為二文字磨滅不可讀者殆四之一此本得之大理孫寺丞

漢封龍山碑

右封龍山碑在元氏縣漢延熹七年至今千二百餘年石刻雖頗剥蝕而文字尚可尋究碑首云封龍山者北岳之英也此本得之劉智安主事

道因法師碑

唐道因法師碑中臺司藩大夫李儼撰蘭臺郎騎都尉

歐陽通書通率更令詢之子書法出家學矩矱森嚴意度飄逸但少含蓄之趣耳

玄秘塔銘

右唐大達法師玄秘塔銘裴休文柳公權書石刻在西安府學會昌元年所建唐法書家前有歐虞褚薛後有顔柳而柳所論心正則筆正雖一時格君之言要為書法第一義也

多寶塔碑銘

顔魯公書多寶佛塔碑亦在西安府學視他碑特完好雖書法至顔柳晉人之風幾盡然公書端方剛勁凛然忠義之氣故為世所貴而學書者必合公真行觀之乃得其妙趣

八關齋碑

右八關齋碑顔魯公書唐河南節度使田神功寢疾宋州刺史徐向等為禳祈報恩者也唐書神功傳亦概見其事碑在今歸德州城外僧寺中永樂丁酉秋進士尹

崇高奉使河南為余致此本而每行下缺四字葢打碑時為夏潦所淹也

元文敏公墓志

右元翰林學士元文敏公墓志中丞馬文貞公文學士虞文靖公書并篆文敏先待制延祐乙卯座主文貞為同年而文靖相交處尤深此帖余得之陳中書彛訓宜珍襲也

永樂中視學碑後

視學之明日國子監官上表謝各賜衣一襲遂賜羣臣
宴又明日羣臣請刻碑太學

晉平西將軍周府君碑

右晉平西將軍孝侯周府君碑陸士衡文王逸少書刻
石在今常州宜興縣府君諱處義興人義興今宜興也
碑後題云唐元和六年義興縣令陳從諫重樹瑯琊承
仕榮鐫蓋此碑至唐再翻刻也

岳麓寺碑二帖二首

右岳麓寺碑得諸禮部侍郎胡濙余晚喜北海書最後得此而凡前之所得者皆不及也近於中書舍人劉素家見北海秦望山法華寺碑溫潤清麗葢又特出也法華故在紹興府寺及碑皆久燬甚可惜也

岳麓寺碑李邕書石刻在長沙余前後所得十數本皆紙墨糊塗甚至不可辨識葢打碑必得善工而湖湘善工尤難遇長沙同知李吉特為余致此本故視前所得差勝也

雲麾將軍碑

李北海雲麾將軍碑永樂丙申用之在北京以寄余者此碑出良鄉縣北海所書有兩雲麾將軍碑其一在陜西陜西者李思訓良鄉李秀也陜西者書法差勝然余畜北海書獨此及岳麓寺碑耳其紙墨又此碑差勝也

羅池廟迎享送神詩

右東坡書羅池廟迎享送神詩筆意甚佳然較沈傳師所書碑不同者十數字當以柳碑為正亦得之長吾云

陶隱君茅山帖

右華陽陶隱君茅山帖後有廬山曹士冕跋顏魯公大駕帖米南宫露筋碑文字皆完皆行書之佳者又有南唐李後主行書望故園賦畧米南宫題十字在後疑皆士冕家所刻者余客武昌時得之湖廣叅議吳文家

四體千文

右周伯温四體千文刻板在鄱陽中書舍人朱季寧仲子為樂平教官以見貺者也蘇州舊亦有刻板視此頗

勝元之工篆書者多矣伯温最用功其作字結體葢出
泰山李斯舊碑其著書發明斯義有説文字原六書正
譌云

九成宫醴泉銘

右唐歐陽率更書九成宫醴泉銘石刻在西安府麟遊
縣缺蝕多矣凡余平生所得數十餘本此本得於給事
中毘陵胡源潔紙墨特勝故獨存也

哀冊文

褚河南書太宗哀册文舊得之先友登州教授郭敬守先生書家論古名賢遺跡河南傳世之佳者三龕碑皃寛賛及此帖耳三龕碑未得見嘗見㑹稽鄧宗經有皃賛墨跡真妙絶此帖亦今世所罕見者余家諸帖此當為冠

手植檜賛

右孔聖手植檜賛宋米芾撰并書碑在孔林余得之衍聖公彦縉陸伯昜常為余言宋人書米為優而余家米

書獨此與露筋碑為優云

同知崑山州事楊公墓碑後

右元同知崑山州事楊公墓碑歐陽原功文楊友直書虞伯生篆崑山諱學文字節文吏部侍郎贛州路總管諱孖之子廬陵及安成之楊同出靖恭坊此云皆祭酒膳之後葢與揭曼碩忠節祠記同一誤耳詳見余忠節祠記跋尾此碑及祠記皆東平州守季琛先生所惠先生忠襄之世也

漢泰山都尉孔君碑

右漢泰山都尉孔君碑孔君名宙宣聖十九世孫此碑延熹七年其故吏門人所建視漢他碑稍完宙融之父也見漢書融傳

泰山李斯篆四帖 四首

右泰山石刻李斯篆今可見者惟此四十六字字畫渾厚而結體差長余得之山東僉憲洪遵道嘗見應天府學有石刻宋劉跋泰山秦篆譜跋自序其略曰初宋莒

公歐陽文忠公得泰山斯刻皆止於五十許字高不過四五尺形制似方非方四面廣狹不等所謂五十許字者在南面稍平故嘗為人所摹搨其三面皆殘缺蔽闇跂始剖摩垢蝕而摹搨之凡篆字二百二十有二可讀者百四十有六其文起西面而北而東而南西面六行北三行東六行南七行行各十二字其末行制曰可三字復轉在西南稜上總二十二行跂河間人此譜政和中所為然今人所得泰山斯刻惟止此四十餘字豈其

餘今皆已磨滅歟抑復為垢蝕所徹而士大夫未嘗親造其處撫搨之工又皆苟且塞責不肯盡力歟故余志歐所說以見大槩云

右秦二世東行詔書李斯篆其篆甚佳余在兩京廿餘年求之不能得比連得於洪遵道而楮墨亦佳京師四方之所趨也而好古博雅之士皆在其所收畜周秦以來金石刻皆當然余獨見鄒仲熙高庭禮陳思孝有此刻固其難得如此也

余既得泰山秦篆又求得劉跋此譜遂附於後以見秦刻在泰山者其末磨滅葢不止於今之所傳墨本也應天府學有此譜石刻余得之張士謙云

考史記所載始皇東遊頌視劉跋小字譜不同者十字史記臨位跋作臨立二十跋作廿遠方黎民跋作遠黎休明跋作著明後世跋作後嗣躬聖跋作躬聽禮順跋作體順後嗣跋作昆嗣餘皆同鄭文寶及各處嶧山頌皆出徐鼎臣史記不載其書二世詔史記有之

松雪書

與稷文甚佳惜不見其全集此篇亦因松雪書而傳

寳晉齋帖二帖　二首

右寳晉齋不完法帖余客武昌時得於醫士吾郡曾尚文者一日陸伯暘過余欣賞再三遂借臨寫伯暘卒其家不復見歸其弟伯瞻官南京出以示余余語之故而索焉即閟不復出伯瞻卒於山東此帖竟莫究所在然時往來余懷也侍講髙穀為余言渠甞借臨未久歸其

子後亦不知存否也伯瞻仲子瑄近膺薦來北京余問詢之亦語之故瑄對曰自幼家笥中未嘗見有也幸得還鄉里當究索以奉納不敢背德瑄既得官於浙便道歸從鄉人物色得之因顧謙主事使還寓至一展閱間恍若隔世葢不見四十有五年矣損壞糢糊不復往昔之明整葢淪落於俗人久矣欣喜復還繼之感嘆遂重表而識之若瑄之存心不同乃父尤可識也

無為州舊有寶晉齋帖石刻余索之久未得葢數遇州

士子及官于彼者皆云無復存矣今年周恂如員外奉
命督賦無為因託往問周還以此見遺盍石刻在州學
令所存唯此廿帖耳皆右軍書又得米方尺隸書數字
良快余意今書學雖廢然安有董治教於斯游學於斯
而了不知者世間寳物往往蔽於庸人俗子如此甚可
嘆也

李北海書麓山寺碑

北海書矩度森嚴筋骨雄勁沉著飛動引筆有千鈞之

力故可寶也

玄靜先生碑

右唐玄靜先生碑柳識譔張從申書李陽氷篆從申書法出二王而與李北海彷彿昔人評其書獨步江外此碑在茅山葢唐行書之得名者余得之道録司官袁止安

遺教經

右遺教經及蘭亭序石刻在歸徳州遺教止二十三行

本六朝人書或以為唐經生書此云王會稽非也余得之劉士皆因其有汝州之印故附於汝帖之後

漢穀城長張君碑

右漢穀城長張君碑未有碑額蓋中平二年其故吏所立文辭字畫皆古雅碑在今東平州學余得之宗丈東平州守季琛先生之子民服云

虞恭公碑題與翺孫

此碑最宜初學者師法然歲久碑石已缺其下三之一

而字畫甚好今附於此與翺孫習書不可懶惰也

漢溧陽校官碑

右碑建於靈帝光和四年荅長平人潘乾為溧陽長興學修教其丞趙勳等為建此碑今在溧水縣學余得於進士彭琉而字多漫滅不可辨識

白石神君碑

右白石神君碑得之子啓學士未有碑額荅漢靈帝光和六年所建文多剥落尚可讀而字畫甚佳

夢英千文

右梁周興嗣次韻千文宋釋夢英以篆體書之乾德三年刻石在今西安府學前此釋之徒以書名者多矣而以篆古名始見於英也

扈從西廵詩

羅員外學古得余此詩刻置宣府學舍教授劉準寄余此本葢越三月宮車晏駕覽此豈勝永慟因題以授和姪

先曾祖碑銘重刻石後

自元季兵燹楊氏先世文字悉無存者歐陽公此文洪武乙丑余得之贛錫坑蕭氏蓋屢瀕于燬殆有神物護持之洪熈乙巳蒙恩贈曾祖祖考皆榮禄大夫少傅華蓋殿大學士曾祖妣祖妣妣皆夫人時復作祠堂遂就北京買石求吏部郎中兼翰林侍書程君南雲重書此文刻之還寘祠中用貽我後人而祠堂記附刻諸陰

鮮于伯幾真草千文後

鮮于伯幾書當時與趙文敏公齊名兩人相與甚厚而鮮于蚤沒故其遺跡之傳者甚少此眞草千文刻板今在南京太學所謂眞草書蓋兼行也

家刊千字文

右翰林侍書程南雲寫昔人有云字壞於晉謂壞六書之體也此本主六書如障遡鶤富慢玅之類率正千載之誤初學所當知也

勞畧帖

唐太宗勞略帖余得之郭教授敬守蓋曹士冕家所刻山谷評為佳物殆不虛矣

東里續集卷二十